

# 詞壇泰斗追求人生真善美

莊奴談笑風生。舒暢攝

莊奴，曾與內地喬羽、香港黃霑並稱為「華語歌詞三傑」的台灣耄耋老人，迄今已創作了三千多首歌詞，代表作有《小城故事》、《甜蜜蜜》、《又見炊煙》、《原鄉人》等，不勝枚舉。雖然莊奴的作品名滿天下，但九十四歲高齡的他卻置身於這些名曲的光環外，在重慶璧山區的老年護養中心過着平淡的日子，他精神奕奕，冀當歌壇的百歲翁。

莊奴接受本報專訪時，多番謙遜地稱：「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寫歌詞的人，追求的是『真善美』，沒什麼特別之處。」但對於陪伴他一起採訪的妻子鄧麟，莊老則讚不絕口，「我老伴鄧麟，秀外慧中！」而鄧麟每每聽到莊老的誇讚，總是低頭抿嘴笑着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



莊奴與妻子鄧麟在圖書室接受訪問。孟冰攝

## 莊奴的「甜蜜蜜」晚年

### 少年從戎經歷 家國鄉愁情懷

莊奴於一九二一年出生在北京，父親是國民黨軍官，二十歲考入北平中華新聞學院，抗日戰爭時期投筆從戎，來到重慶參加抗戰：「那時我是童子軍，但教官告訴我們，童子軍雖然年紀最小，可是有個『軍』字，一定要表現好，最要緊的一條是『服務國家、服務人民』。直到現在，我的人生信條都是如此。」

「那個時代，真是吃盡苦頭，你不曉得，我偷偷哭了多少次，想家，想母親，常常罵自己『誰讓你參加抗戰的，你好好的讀書不好嗎』，我常常一邊流眼淚一邊唱歌，唱的都是『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』……」一九四九年，莊奴隨國民黨軍隊去了台灣，離開祖國，一水相隔，如同兩世。

「當我年幼時，知道的不太多，我問媽媽要什麼，媽媽就給我什麼；當我長大後，知道的已夠多，媽媽從不要什麼，我也沒給她什麼；我給她的那樣少，她給我的那樣多，為什麼為什麼，媽媽始終沒有告訴我」——這首小詩，是莊奴剛到台灣不久時，思念故鄉和母親寫下的。等到兩岸通航後，他再次回到內地，父母早已離世，而兄弟姐妹都以為他已在戰爭中喪命。

莊奴喜歡寫內地的事情和風景。在遠離祖國的幾十年中，身隨難回國，心卻寄託於祖國的小舟上，筆下文字蕩漾着鄉愁。

莊奴喜歡與養護中心的老人們一起參加集體活動。



千古人間事，都在一緣中。莊奴說：「人間百事，皆是緣。過去我做夢都沒想到我還會再回重慶，更不知道璧山在地圖上哪裡。」

雖然創作過多首膾炙人口的歌曲，但其中有一首歌讓莊奴提起還稍顯羞澀——他為愛妻鄧麟所寫的《手杖》。「你就是我的手杖，生命裡時刻不離的手杖，這輩子有了你才懂得相依為命，地久天長。」

#### 不顧外界非議娶少妻

莊奴不惑之年後，結髮妻子病逝，傷心欲絕的他從此一心撫養孩子，不打算續絃。但一個偶然機會，他結識了比自己小二十多歲的重慶姑娘鄧麟，對她一見鍾情，經過兩年相處，彼此發現對方正是人生中尋尋覓覓的知己。一九九三年，兩人不顧外界非議，喜結伉儷，時年莊奴已經七十三歲，同年，他離開台灣定居重慶。

好景不長，婚後一年，莊奴便患上中風，右腿、右手幾乎不能活動，但在妻子細心照料和溫柔陪伴下，靠着頑強的意志力戰勝病魔。談起自己美麗的妻子，他很是感慨：「妻子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手杖」。她一不嫌我窮，二不嫌我老，三不嫌我這臭脾氣。」他一邊說，一邊側過頭對鄧麟笑，而鄧麟則微笑着握了握莊奴的手回應。他坦言自己的脾氣就像茅坑裡的石頭，又臭又硬，「可她始終愛我不渝」。

四十年來，莊奴房間牆上始終掛着一副對聯用以自勉：「和時間賽跑的人，緣慈悲為懷的心」。

雖已年屆九旬，但莊奴絲毫沒有遲暮之年的悲傷，他風趣地說：「這裡的區委書記吳道藩先生與我很投緣，我第一次來到璧山的時候，就是他帶我參觀遊玩的，有人說我們是『忘年交』。」莊老笑着話鋒一轉，「怎麼會是『忘年交』呢？我覺得他和我年紀差別不大嘛！」

頓了頓，莊老笑着對記者說：「你們是八十後吧？我九十四歲，是個『九十』後啊！這樣算我是不是比你們還年輕？我要活到百歲，當上歌壇絕無僅有的百歲翁。」

如今，莊奴除了做日常的康復訓練外，仍然會動筆寫詞。他看到居住的老年護養中心青山鬱鬱，就揮毫寫下短詩《青草地》；看到當地重視生態保護，就填詞一首《小而美》；聽說成都一隻名叫小白的小狗走失，難過地寫下《小白小白你在哪裡》……

#### 怕被人說要大牌

二零一三年十月，莊奴在重慶家中摔傷，出院後和

鄧麟一直居住在重慶市璧山區的青楓老年護養中心。剛住進護養中心時，隔壁老人們打麻將三缺一，找不到人，來請莊奴，他雖然疏於棋牌，但還是咬牙去了，他擔心「九十多歲了還要大牌，會沒有朋友的」。與大家打了幾個回合，他忽然發現「麻將很有意思」，於是第二天，沒有人叫他，他自己早早地又去了棋牌室，變成了一缺三。

在護養中心居住了兩年，莊奴早已和隔壁的老人們「打成一片」。他還常常炫耀自己的新本事：這個老太太和那個老太太嘔氣不講話，他就去做思想工作，保證可以讓她們和好。

重慶是有名的火鍋之都，定居重慶後，莊奴也入鄉隨俗，喜歡上了麻辣火鍋。二零一二年，他去四川成都旅遊時，還特別品鑒了成都火鍋與重慶火鍋的細微差別。「可惜現在醫生不讓我吃辣，但是妻子有時候會煮一點清淡的火鍋給我吃。我胃口很好，經常要吃宵夜！」

#### 怎能遺忘鄧麗君？

談到鄧麗君，莊奴飽含深情：「我已經老了，很多剛剛發生的事情轉眼就忘了，但是對久遠發生的事情反而記憶猶新，比如鄧麗君小姐。」

《甜蜜蜜》、《小城故事》、《又見炊煙》……鄧麗君百分之八十的歌都是由莊奴作詞，但令人意外的是，他的第一首合作的《甜蜜蜜》，莊奴只用了不到五分鐘時間就寫成。

有一天，一個人拿了一份歌譜來請莊奴填詞。他問是誰唱，長什麼模樣？來人告訴他，演唱者是鄧麗君，臉圓圓的，聲音甜甜的。他一看旋律，也是甜甜的感覺，腦海裡馬上冒出三個字——甜蜜蜜。不到五分鐘，就寫成了《甜蜜蜜》。此後，他創作的《何日君再來》、《小城故事》等許多歌曲，都是隨着鄧麗君那「甜蜜蜜」的歌聲而風靡的。

「鄧小姐十分乖巧，尊師重道，我喜歡叫她小麗，她也喜歡我叫她小麗。小麗知書達理，待人接物循規蹈矩。由於她演出十分忙碌，彼此之間很少見面，有事則由一位何小姐帶信來，交給我原配陳孟華女士。」最讓莊奴欣賞的，是鄧麗君始終像鄰家女孩般



鄧麗君去世十年，莊奴回授《怎能遺忘鄧麗君》。

那樣清純、調皮、可愛。鄧麗君祖籍河北，她知道莊奴老家在北京，寫信時就稱他「親愛的老鄉」、「地地道道的同鄉」。

每逢中秋節、父親節、元旦、春節、莊奴的生日，鄧麗君都會用心給莊奴挑選小禮物。他則在回信中給她講祖國之行的見聞和感受，希望她有一天能到祖國開演唱會。鄧麗君在給他的信中说，「不常見面沒關係，只要記在心裡，彼此祝福就好。」

鄧麗君去世那天，莊奴在內地得到消息，悲傷中寫下了《美麗的情影》和《何日君再來》，紀念「最愛最愛的愛徒小麗」。

而在鄧麗君去世10周年之際，莊奴口授《怎能忘記鄧麗君》一書，首次公開出版了鄧麗君寫給他的三十六封信。在紀念歌曲《怎能忘記鄧麗君》中，莊奴毫不掩飾自己的傷感：「天上飄來一片雲，雲兒沒有你的信。自君別後清風依舊，過了一冬又一春。美麗的花兒有情意，花兒知我心。不斷的問不斷的問，怎能遺忘鄧麗君？」



莊奴雖年屆九旬，仍筆耕不輟。重慶青楓老年護養中心提供

## 徐悲鴻與弟子鮮為人知的往事

今年，是中國傑出繪畫大師徐悲鴻誕辰120周年，「永遠的徐悲鴻」書畫巡展先後在北京、煙台、成都等地舉行。八月下旬，記者在成都東湖公園，有幸採訪到徐悲鴻多名嫡傳弟子。

「呵呵，都變成老頭兒、老太太了，我年齡最小，也都八十三歲囉！」中國著名女國畫家、徐悲鴻弟子周國瑾，緊緊握住楊先讓、李煥民、李寬明三位大師的手，幽默風趣的話語逗樂了幾位「嚴肅」的大師哥。接下來，幾位「老頑童」講述了他們與恩師徐悲鴻鮮為人知的往事。

「沒有恩師徐悲鴻，便沒有我的今天。」李煥民開口便說。

李煥民講述，幼時家裡窮得叮嚀響，衣服穿得破破爛爛。那時文化成績差得很，但特別喜歡畫畫，特別是人物側面畫得好。一九四七年，徐悲鴻創辦的國立北平藝專招生，他抱着試一試的心理應考。衣衫襤褸的李煥民，畫

左起：周國瑾、楊先讓、李煥民、李寬明都是徐悲鴻的弟子。李兵攝



的人物卻有棱有角，引起了徐悲鴻的注意。徐悲鴻走到他跟前輕聲問：「學習美術做什麼？」他說：「想當一個大藝術家！」

沒過幾天，學校放榜，李煥民榜上有名。「若以現在的選人方式，我根本考不上。」李煥民說。他順利進入「國立北平藝專」學習，得到徐悲鴻真傳。他秉承恩師務實作風，深入西藏、甘孜、阿壩等地采風，創作出《高原之母》、《藏族女孩》等優秀作品，曾獲「魯迅版畫獎」、「中國美術獎、終身成就獎」等榮譽，成為內地著名的版畫家。

#### 恩師教吃「開口飯」

「二十世紀初，徐悲鴻將歐洲畫風和教學方法引入內地，積極推動中國繪畫改良運動，開啟了中華民族文藝復興的偉大進程。」原中央美術學院民間美術系主任楊先讓說，藝術的關鍵是普及，要做到有後繼有人，是否要出幾個大師，其實並不

重要。「徐悲鴻提倡，學習美術要做到『方、髒、笨』。」李煥民回憶說，徐悲鴻的「開口飯」，讓他們受用一生。所謂「開口飯」，就是新生入學的一年級，徐悲鴻要親自教學。

「要畫一個圓的東西，必須先把它畫成方的，方的更接近於對象、本質。」李煥民介紹，徐悲鴻還要求不怕髒、畫得笨，「這不完全是技巧，更是一種審美的高度」。

「在國立北平藝專，我們受到了非常正統的藝術教育，水平也突飛猛進。」楊先讓說，一九四八年底，他取得優異成績，學校獎勵了三十萬法幣，徐悲鴻親自頒獎給他們。他用三十萬法幣買了一個筆記本和兩袋糖果「宴請」同學。談起這件事，他仍然十分激動。

#### 最愛烤白薯

「過來，過來，去幫我買個烤白薯和一個麵包。」周國瑾說，與徐悲鴻第一次近距離接觸，便是幫他買



徐悲鴻(左)與妻兒在北京留影。

烤白薯。在中央大學任教期間，徐悲鴻每天清晨步行至嘉陵江畔，在小攤上買兩個烤白薯當早餐。他的生活十分艱苦，與師生一起吃發霉的「平價米」，喝的是田地裡挑來的水，點的是煤油燈。徐悲鴻一生清貧，烤白薯是他最喜歡的美味。當代知名漫畫家黃苗子在他的文章中講述，有一次，徐悲鴻約裱工劉金濤與他同車去裱畫，半路上忽然叫汽車停下來，並向劉金濤借款一元，下車去買烤白薯吃。後來，徐悲鴻忘記了還錢，劉金濤也不敢向他討債。

徐悲鴻雖然自己過着簡樸的生活，但他卻十分樂意幫助老師和學生。」楊先讓說道，抗戰爆發後，國民政府動員學校南遷，給了他一大筆搬家費。然而，徐悲鴻將款項全部捐給學校，用於資助困難師生和改善伙食。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